

新乾坤印
下



新 乾 坤 印

(下)

三
秦
出
版
社

新 乾 坤 印

(上、下册)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12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29.5印张 627千字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ISBN 7-80546-257-7/I·58 定价：11.00元

第六十六回

江阳县捉拿胭脂虎 芦花山巧战水中鲤

印精言毕，座中一人忽然大哭。回头一看，正是赃官胡登榜，他边哭边说道：“仙师到蓬莱修炼，诸位谅来也有去处。惟我父子二人，身获重罪，到哪里去藏身？这想去投奔庞老太师，却又远在东京，叫我怎样前去？况狗官手下能人甚多，不免落网。今日诸位救我，依然一场空劳。”赃官言罢，泪如雨下。柳青道：“胡兄不必悲伤，我们有了去处，必定与你同去，但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胡登榜道：“蒙兄台爱，还有何说。”柳青又道：“小弟自从九龙山分别后，各处云游，闻西凉国番王阿哈达，外号九千岁，生就一副武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早有谋反之心，并吞中原，每日招贤纳士。那时小弟正苦无处投奔，闻说有这个机会，便投顺西凉。九千岁因小弟有未卜先知之能，封为安国军师。今日小弟再进中原，正为招贤而来，诸位随小弟到西凉去，何愁不得个一官半职？日后人肥马壮，打进中原，将狗官满门抄斩，一洗今日之辱。”群贼闻言，个个愿去，只是胭脂虎暴金刚不愿同往。柳青诧异道：“不知暴兄还要到何处

去？”暴金刚道：“小弟因有几个好友，尚未相遇，不能追随骥尾，日后自当效力。”柳青闻言，大为失望，然也不能相强，只得说道：“不知暴兄何日能将朋友访到？但请早往西凉，小弟幸甚！”暴金刚道：“小弟在外，多则一年半载，定到西凉拜谒，不知诸位何日前去？”柳青道：“此处也非久居之所，在弟愚见，恐一二日内，那狗官必派人来。算来迟早要到西凉去，既是要去，倒不如早去为妙。”群贼无不称善。暴金刚道：“柳兄此言说得甚是！小弟等诸位起行之日，也要拜别。”当晚无话。到了次日，印精便向群贼告别，道了一声“再会！”跳上云端，驾起妖风，往蓬莱山去了。群贼见印精已去，回到屋内。又过了一日，柳青与群贼也要起身，与胭脂虎暴金刚分别，前往西凉国去。后文再提。

胭脂虎暴金刚因不愿到西凉国，所以再三向柳青推辞，并非真要访友。他是一个散手散脚惯的，岂肯甘受拘束。别了众人之后，信步而行，并无一定去处。这一日来到一处镇市上，只见街上行人热闹，胭脂虎便找了一家杏林春酒楼，登楼在靠窗坐下，命小二取了一壶酒，要了四碟菜。正在斟酒自酌当儿，忽然楼下上来一人，生得粗眉大眼，身高八尺，便在楼梯迎面靠窗那张桌子，一屁股坐下。另有一个矮小身躯，生得黄皮瘦骨的汉子，提起酒壶，给他斟酒，二人便低言谈心。胭脂虎先看见那粗眉大眼之人，便想上前招呼，见了座中有个黄皮瘦骨的汉子，便不敢过去。你道什么缘故？原来黄皮瘦骨的汉子，姓黄名良，外号病二郎，原是一个侠义之人，身長五尺，能打百般暗器，两臂有数千斤膂力，江湖上颇有威名，现在江阳县衙内，当一名马快。那个

粗眉大眼的汉子，便是他哥哥黄顺，外号浪里蛟，身長八尺，腰大数围，乃是一名水中大盗，近日在江阳县地界，做了几件案子。这位知县姓陈，名儒贤，是江南人，素性耿直，在当地为官多年，爱民如子，真不愧为民之父母。这江阳县地界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不料水路上，接连出了几件盗案，因此江阳县知县连日追究此案，三日一小比，五日一大比。病二郎黄良他是班头，在江阳县做了多年马快，向来谨慎，地方上从无盗案，一则是他交情广阔，二则因他本领高强，江湖中人也不敢生是非，有伤和气。黄良享了多年太平，近日竟连出数案，心中老大不快，他在外访了数日，全无影响，不觉纳闷异常。有一天清早，病二郎正与几个马快，在衙门前状元居酒店中喝酒，病二郎面向外坐，酒未数巡，见门外一个汉子跑过。病二郎看得仔细，认得此人正是哥哥黄顺，心中忽然省悟，放下酒杯，出外小解，心想唤住黄顺。那晓走出店外，那里还有黄顺的影子，不禁格外纳闷，只得回到店内，仍旧饮酒。将酒饮罢，黄良会了酒钞，没精打彩，一人回私寓。

原来病二郎虽然当了班头，因他不爱女色，还未娶妻。父母早已去世，家中门户，托人看管。他回到卧室中，只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拿在手中一看，原来是他哥哥浪里蛟黄顺所留，约他在杏林春谈心。病二郎将这张条子，揣在怀中，匆匆赶出了大门便到杏林春来。上了楼，酒保拿上杯箸，烫上一壶酒，放下四个菜碟子，一人自斟自酌。等了多时，黄顺还没有来。正在纳闷之时，忽见楼下上来一人，病二郎急将身子一闪，偷眼过去。见那人走上楼来，头戴一字巾，当门前打起一个英雄如意结，身穿二蓝团花英雄氅，内

穿宝蓝绣花短袄，足登薄底快靴，腰间束一根五色拖须鸾带，两边肩上放着两个软索锤，便在那厢靠窗坐下。病二郎不见犹可，看了不觉无名火起，只因有事在身，不便将他捉拿，因此将身闪过，防他看见。你道此人是谁？正是采花大盗胭脂虎暴金刚。病二郎与他素有仇隙，久有擒他之心，只因无处捉拿，此时狭路相逢，冤家见面，岂肯让他过去。暗暗留神乘机下手。正转念间，只见黄顺打从楼下上来，病二郎早将杯箸预备好，便请黄顺坐下，执壶斟酒。原来暴金刚与黄顺有八拜之交，此时因见黄顺，便看见病二郎黄良，这一惊唬得非小。暴金刚素知黄良本领高强，而且黄良又是江阳县班头，究竟邪不克正。自己懊恼道：“万万不该闯到江阳县来，决不能再去招呼黄顺。此时乘他不知，我不逃生，等待何时！”他将主意打定，急将英雄髦提起，两足一蹬，即从窗前跳下，飞步而去。那酒保吃了一惊，赶到窗前观看，已不见暴金刚踪迹，只得将杯箸收去。

且说这边桌上病二郎黄良，看见他逃走，如何肯放松，便向黄顺说道：“大哥且在此处稍坐片刻，让小弟去拿了此贼，再来饮酒。”黄顺要想拦住，已经不及。黄良也在窗中跳下，追赶而去。

再说胭脂虎暴金刚正向前逃，忽见病二郎已在背后赶来。暴金刚落荒而逃，忽见前面一带松林，心中大喜，慌忙逃进林中。病二郎一路赶来，忽听浪里蛟黄顺在后喊道：“二弟，深林中不可轻进！”病二郎被他提醒，便不敢轻进树林，恐暴金刚暗有埋伏，因此却步不前。及至黄顺赶来，再进林中，暴金刚已不知去向了。病二郎道：“此贼作恶多端，今日被他逃走，便宜他了。日后我必擒获此人，与世除

害。”黄顺默然无语。

二人回到杏林春饮酒，病二郎劝黄顺道：“听说大哥混在绿林之中，劫人财帛，造孽未免太甚！小弟在衙门中，虽然当一个马快，到也很觉安闲，劝兄及早洗手，还是在衙门里寻个差使。”黄顺道：“愚兄虽在江湖上度日，到也安闲，如今已经洗手，打渔为生。”病二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弟倒错怪了！但不知大哥近日在水面上有甚风声？因日来水上接连出了几件案子，小弟为了此案，连日在外寻访，煞费辛苦。”黄顺道：“二弟！愚兄正为此事而来，这几件案子正是愚兄所为。因要到襄阳去，不料行经此处，缺少路费，不得已做了一票买卖。愚兄与二弟多年不会，那天在水面遇见蝎子虎张青，才知二弟在此充当班头，此事愚兄做的不该，请二弟将愚兄带了交案。”病二郎道：“大哥说哪里话来！小弟自能抵当，请大哥速离此地，免得小弟为难。”黄顺要去归案，病二郎执意不肯，黄顺这才不言。病二郎道：

“大哥此次到襄阳去，有何要事？”黄顺道：“只因五月十六日，沙家庄出山虎沙龙大哥五十寿辰。沙大哥在外交情甚厚，是日天下英雄皆到襄阳祝寿。所以愚兄也备了一份礼物，与水上飘蒋忠、赛诸葛陈贤、飞天鹅子徐庆，同往沙家庄去，不知二弟届时有暇同去么？”病二郎道：“沙大哥平日与小弟也甚契厚，届时也当到襄阳一行，但须在四月间方可成行。”二人吃过酒，病二郎会了酒钱。二人出了酒店，病二郎因不便与黄顺同行，握手而别。

次日又在杏林春饮酒，接连叙了两日，第三日黄顺别了病二郎，便与蒋忠、陈贤、徐庆奔襄阳去了。这且不提。

再说病二郎自从黄顺去后，终日饮酒消遣，自知这几件

案子俱是哥哥所为，无法可破。江阳县虽然追比，后来见久不获案，逆料此案不易破获，追比无用，便也慢慢宽松下去，不加追究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且说光阴迅速，倏忽之间，已是四月天气。病二郎预备到襄阳祝寿，在衙内告准了假期，备了礼物，雇了船只，便向襄阳进发。此时天气和暖，春光明媚，岸边绿柳成行，分外可爱。那船又是顺风，次日便抵芦花河。正行间，忽见前面有十来条小船，似箭一般地过来。没有多时，只听一声呼哨，向病二郎乘的这只小船围拢上来。病二郎这个班头，惯知江湖上的买卖，只因自己不谙水性，恐为他们所困，拾起一根竹篙，抓在手中，站在船头上，专等动手。见每条船上皆有十几个喽罗，各执兵器，一齐拢来，那摇船的早已吓得躲在旁边发抖。病二郎站在船头上，那些喽罗见病二郎身躯矮小，生得黄皮瘦骨，那里将他放在眼内。有几个稍有武艺的，纵身跳上船来。病二郎不慌不忙，将手中竹篙一横，这几个喽罗，好似蜻蜓撼石柱，一齐跌落水中。病二郎心想不要被这班小辈在水中算计，吃了眼前亏苦。便将篙子在那贼船上一勾，乘势双脚在船上一蹬，向前一纵。这船在河中心，离岸有二丈多阔，这一纵已到那边岸上。众贼人见他有这般本领，个个吃惊。那落下水的几个喽罗都已扒上了船，又将小船如飞一般，向那边岸上过来。原来病二郎跳上的这河岸，却是一座土山，叫做芦花山，正是水贼的山寨。众喽罗见他自投罗网，心中大喜，将船摇至岸边，跟定病二郎背后追赶而来。病二郎勃然大怒，掏出一枝金镖，喝道：“你们来得好。”将手一扬，那镖不偏不倚打在为首的一名喽罗咽喉之中，啊呀一声，跌倒在地。后面的几名喽罗看见，

那里还敢上前，喊道：“风不顺呀！”一伙儿转身逃奔山寨去了。

病二郎见众喽罗已去，无心追赶，走到岸边，想找寻自己坐的那只小船。在河边看了多时，并无踪迹。病二郎好生纳闷，想起船中尚有许多礼物，这礼物倒也罢了，但此山不通旱道，四面临水，要往襄阳去，河中又无船只，如之奈何？不如去找刚才那班喽罗，杀他个落花流水，方泄心头之恨。主意打定，便来寻找那班喽罗不提。

再说众喽罗逃上山寨，禀报寨主。大寨主水中金蝉蒋成，也是水中有名大盗；正与二寨主水中鲤鱼邱亮在聚义厅上饮酒谈心。忽听众喽罗报道：“启禀大王！山下来了一个病鬼，小的们去做买卖，不料他本领甚大，将孩子们杀得大败。此时他在山下，怕他要杀上山来了。”二大王水中鲤鱼邱亮闻听此言，怒不可遏，在兵器架上取过一柄大刀，大喝一声：“孩子们！快快带路。”众喽罗一声答应，下山而来。恰好病二郎黄良，正想找寻上山，抬头看见刚才那班喽罗由山上飞奔而下。后面跟着一个大汉，身高九尺，腰大数围，头戴英雄巾，身穿宝蓝绣花扒山短袄，足蹬快靴，腰系五色丝带，手中拿着一把大刀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好不威风十足。病二郎晓得此人必是山寨之主，待我上前拦住去路，看他怎生奈何我？于是飞步赶上前去，将众喽罗迎头拦住，喝道：“好小辈！快将你大爷的礼物还我，万事皆休。”说着便将拳头一扬道：“要是不肯，快来尝尝你大爷的滋味。”那些喽罗晓得他的厉害，趑趄不敢上前。水中鲤鱼邱亮看见，举起大刀，跳到病二郎面前搂头砍下。病二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此人膂力甚大，倒要小心为是。”忙将身子一

闪，跳在一旁。因病二郎这次出外，是到襄阳祝寿，故而未带防身兵刃，此时手无寸铁，如何抵敌？幸他眼明手快，早在喽罗手中抢过一口单刀。水中鲤鱼邱亮见一刀没有砍中，即将大刀收回，回身又是一刀，向病二郎拦腰砍来，其名玉带围腰。病二郎急将两足一跺，纵在空中。水中鲤鱼接连砍了病二郎数刀，一刀也没砍中，恼得火星直冒，又使一个泰山压顶，一刀照准病二郎头上压下。这一刀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刀法，病二郎果然不及躲避，幸而手中有一口单刀，只得将刀向上招架。只听咣的一声响亮，病二郎手中单刀，被他砍去半截。只听啊呀一声！要知病二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病二郎山上会知己 铁篙子林前论宝刀

水中鲤鱼邱亮一刀，将病二郎的单刀砍为两截。病二郎知道他宝刀厉害，事到其间，不得不用平生绝技。原来病二郎有一种绝技，叫做煞威腿，是他师傅传授，凭你一等好汉，不能逃过他这一腿。病二郎凡遇急难之时，方肯用出。此时病二郎因邱亮一刀砍下，将手中单刀砍去半截，不禁怒上心来，将身子抢进一步，飞起左腿，向邱亮拦腰踢去。邱亮不及躲避，早被踢中一腿，两脚站立不稳，只听啊呀一声，跌倒在地。病二郎哈哈大笑，邱亮已在地下满面羞惭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，拖着大刀，连奔带跳，败上山寨去了。众喽罗也吓得丧魂破胆，跟在邱亮背后逃走。病二郎便在后面追赶。

这时水中金蝉蒋成，见二寨主下山多时，不见回山，便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把单刀，出了大寨，飞步下山，只见二寨主拖刀大败而回。水中金蝉蒋成一看，山下那个魔鬼，并非别人，正是好友病二郎黄良，高声叫道：“黄二哥且慢追赶，愚兄在此！”病二郎抬头一看，认得是水中金蝉蒋成，

拱手说道：“蒋大哥别来无恙！”蒋成道：“愚兄托庇平安！”病二郎道：“小弟偶经山下，不知大哥在此，多多冒犯！”蒋成道：“贤弟说哪里话来，请到山寨少坐。”病二郎指着邱亮问道：“蒋大哥！不知道这位大哥姓甚名谁？”蒋成道：“我倒忘了，此人即是二寨主，水中鲤鱼邱亮。”病二郎连忙施礼道：“原来就是邱大哥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冒犯，还望多多恕罪。”邱亮此时又恨又惭，见病二郎如此谦和，倒把心中恼恨，化为乌有，陪笑还礼道：“大哥说哪里话来，请恕小弟莽撞之罪，但不知大哥尊姓大名？”蒋成道：“此人即是浪里蛟黄顺之弟，外号病二郎黄良，现在江阳县充当班头。”邱亮闻说，向病二郎再拜道：“原来就是黄二哥，小弟久已慕名，今日相见，方知名不虚传。”于是谦逊上山，到了寨中，分宾主坐下。小喽罗献上香茗，寒暄方毕，时已届午，蒋成便命喽罗整备酒席。不多一会，酒席备好，请病二郎坐在上首，病二郎再三推却不过，只得坐下。蒋成、邱亮同坐下首作陪。蒋成执着酒壶，给病二郎满满斟上一杯酒，说道：“黄贤弟在路上奔驰辛苦，愚兄这杯酒权与贤弟洗尘。”病二郎起身说道：“多谢大哥！”蒋成又给二寨主斟酒，邱亮再三推让，只得让他满满斟上一杯，蒋成自己也满满斟上一杯。各人尽了一杯以后，邱亮也将酒壶执过，敬了病二郎一杯，又回敬蒋成一杯，然后自己斟上一杯，三人便举杯畅饮。酒过数巡，忽见喽罗走来报道：“寨大王！江阳县蝎子虎张青，在外请见。”蒋成闻言大喜，便谓病二郎道：“不期今日故交团聚，真乃三生有幸！”言毕，离座起身，下山迎接。

只见张青一人坐在船头之上，他见了黄良、蒋成、邱亮，

急忙将身一跃，已到岸上，便向三人行礼。蒋成道：“张大哥今日来得甚好，黄二弟也在敝寨。”张青道：“黄二弟也在此处！愚兄正来找你，倒也巧得很。”病二郎道：

“不知大哥要寻小弟，有着何事？”张青道：“你我且到蒋大哥寨中再叙罢！”于是携手登山。到了聚义厅上，喽罗添了一个坐位，一副杯箸，张青坐下。蒋成又斟了一巡酒，问道：“大哥多时不来，今日拨冗到此，真乃蓬荜生辉。”张青道：“大哥说得言重了，小弟虽离宝寨不远，怎奈俗务羁绊，半年以来，竟未得暇前来拜望大哥，还祈大哥多多恕罪。”蒋成道：“方才小弟不过说的戏言，幸勿介意。”病二郎便向张青问道：“方才大哥说要找小弟，却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张青道：“我倒忘了！五月十六日，乃是襄阳出山虎沙龙大哥五十生辰，愚兄知道贤弟必要到襄阳祝寿，所以愚兄也备了数色礼物，欲与贤弟同行。到江阳县衙内找了你我数次，后来听人说贤弟已在衙内告了假期，愚兄方知贤弟先我而行。愚兄因无同伴，只得一人乘了小船，前往襄阳。因多时未到蒋成大哥这里拜候，二则恐蒋大哥忘却沙大哥生辰，因而来此，不期与贤弟相遇，三生有幸！”病二郎道：

“原来大哥为了此事到来，小弟也因一人寂寞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结伴同行便了。”蒋成道：“今日不是二位来此，叫我哪里记得起此事！想沙大哥寿期就在眼前，我与沙大哥也有八拜之交，就请二位在敝寨盘桓数日，待我稍备几件礼物，与二位同行。”黄良、张青俱说甚好。邱亮道：“小弟与沙大哥也有一面之好，同去如何？”蒋成道：“倘贤弟同去，寨中无人照管。好在沙大哥是自己人，依愚兄拙见，贤弟不必同去，待愚兄到襄阳时，与贤弟说一声就是了。”邱亮只得

答允。次日蒋成备齐礼物，命喽罗去到山下预备一号大船，将礼物行李搬上船去。邱亮也有几件礼物，打发喽罗扛送下船，便向蒋成说道：“烦大哥到襄阳之时，向沙大哥多多拜上，就说小弟不克到襄阳拜寿，区区礼物，千万请他收下。日后小弟到襄阳之时，再与大弟补祝。”蒋成道：“贤弟但请放心！愚兄到襄阳之时，自当代贤弟转言。寨中之事，全仗贤弟费心。”二人言罢，珍重而别。

再说病二郎黄良上岸时，那船被山上喽罗劫下，后来见病二郎与大寨主乃是朋友，忙将小船还了船户。那船夫如漏网之鱼，将船摇得如箭般地逃回江阳县去了。至于船上的礼物，小喽罗早已搬取上山，故病二郎的礼物，并未遗失，一言表过。

再说蒋成、黄良、张青下了大船，扬帆而去，打从芦花河到襄阳，约有数十日路程。这一日晚间，恰值皓月当空，蒋成急于赶路，吩咐小喽罗乘着月色开船，一面在船头上，饮酒作乐，开怀畅饮。偶尔望到岸上，月光之下，景物历历可数。正这当儿，忽见一条黑影，似飞地在岸上过去。病二郎一眼看见，好生诧异道：“如此夜深，岸上哪里来的行人，想来必非良善之辈。”蒋成道：“二弟猜的不错！”蝎子虎张青用手向岸上一指道：“蒋大哥！你看，那边又有一条黑影过去了。”蒋成与黄良二人急忙看时，果见那旁又有一人，似飞过去，倏忽之间，俱皆不见。蒋成道：“这两条黑影，都非善类，可惜我们有事在身，不然追赶前去。”三人猜测着，船又行了一里光景，将近四更时分，蒋成吩咐停泊岸旁过夜。小喽罗将船拢到岸边，便进舱中睡觉。船头上蒋成与张青多饮了几杯酒，也觉身体困倦，进舱安睡。只有病二郎

一人，坐在船首消遣，自斟自酌，到也有趣。饮了一会，远远看见一条黑影，飞进一家庄院之内。病二郎纳闷道：“莫非就是刚才见的黑影么？他们都已睡觉，不如待我前去，观看举动，倘遇不平，也可拔刀相助。”想到这里，悄悄进舱，打开包袱，换了夜行衣服，走出舱外，将身一纵，到了岸上，连蹿带跳。离庄院一箭之遥，听得那庄院之内有兵器互击之声。病二郎连忙飞身上墙，向下一看，只见院内中二人正在厮杀。一个正是胭脂虎暴金刚，一个并不认识，但见他身长七尺，面皮净白，头戴英雄巾，身穿绣花短袄，约在二十岁左右，厮杀多时，不分胜负。

胭脂虎心想：“在此久战，只怕天明时候，有人前来助战，不如用暗器伤他。”当下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便逃。那人不知是计，在后追赶。病二郎在院墙上，恐那人上他圈套，急忙将身子纵下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胭脂虎往哪里逃！黄二爷在此等候多时，今日前来拿你。”这时胭脂虎正想用软索锤结果那人性命，不料墙上跳下一人，认得是病二郎黄良，不由地唬得忘魂丧胆，弃了那人，纵身上屋，如飞地逃奔而去。病二郎岂肯轻舍，在后追赶，怎奈胭脂虎逃得甚快，病二郎追赶不上，遂在身旁摸出三枝金镖，分上中下三路，照准胭脂虎打去。胭脂虎也是惯用暗器的，晓得病二郎善用金镖，早已留心防备，回头一看，见那三枝金镖一齐打来。胭脂虎不慌不忙，等那上一镖打到面前，将头一偏，那镖从头上掠过；当中一镖，在正中射来，胭脂虎将身子向旁一闪，躲了过去；下一镖打到跟前，把脚一跺，那镖便由脚下飞过。病二郎连放三镖，皆被胭脂虎一一躲过。病二郎大怒，举起宝刀，便又赶来。胭脂虎蹿墙越屋，又逃了一里多

路，落荒而走。见前面一带树林，病二郎晓得胭脂虎必要逃进树林，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今日定要追进林中，将他拿获，方才甘休，便向林中赶去。忽觉背后有阵冷风过来，病二郎晓得不好，知是有人施放暗器，回转身来，不慌不忙接在手中，原来也是一枝金镖，连忙止住了步子，不敢再向林中赶去。

这当儿见树林之中，跳出一人，生得面如锅底，粗眉大眼，身高八尺，腰阔数围，手中执一根铁篙，跳出林外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来人且慢！刚才赶我义弟，是何道理？不是我在此经过，我义弟必定为你擒获。请你吃我一篙，方知我的厉害。”说罢便将手中铁篙，向病二郎顶门上打下。病二郎见他手中这根篙子，十分沉重，便将身子向旁一闪。那大汉一篙打了一个空，打在地下，击得土石乱飞。病二郎暗暗吃惊道：“此人膂力不在我下。”乘其不备，一刀向那黑汉砍去。黑汉将刀避过，病二郎收回单刀，在他面前晃了一晃，拖刀便逃。那汉哈哈大笑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！还想往哪里逃去，赶快留下姓名，俺爷爷铁篙之下不伤无名之辈。”那汉言罢，提着铁篙在后赶来。病二郎一言不发，在前逃走，见那汉已距离不远，便在身上取出一枝金镖，抓在手中，把手一扬，一镖向那汉咽喉打去。那汉不慌不忙，将手中铁篙在面前一格，那镖落在地下。病二郎见暗器不能伤他，格外生怒，又赶上一刀，向黑汉左肩砍下。黑汉将身子一闪，便把手中铁篙照准病二郎头上打下。二人正是棋逢对手，不相上下。那黑汉忽弃篙跳出圈外，向病二郎拱手道：“请英雄住手，在下有言奉告。”病二郎诧异道：“好汉正取胜之时，忽弃篙不战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那黑汉道：“在